

THE THUNDER
THE THUNDER

破冰行动

①

千羽之城 /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THE TWINER -
THE THUNDER

上

千羽之城 /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破冰行动 / 千羽之城著.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455-4694-1

I. ①破… II. ①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24424号

破冰行动

POBING XINGDONG

出品人	杨 政
出版授权	爱奇艺文学
著 者	千羽之城
特约策划	崔 帅
责任编辑	孙学良
特约编辑	赵晓芳
封面供图	爱奇艺文学
装帧设计	徐 海 叶 茂
内文排版	成都新和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2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5mm×235mm 1/16
印 张	40
字 数	592千
定 价	88.00元 (上下册)
书 号	ISBN 978-7-5455-4694-1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1. 第一滴血	1
2. 原 罪	9
3. 制毒现场	20
4. 族 长	28
5. 命 案	38
6. 内 鬼	46
7. 破冰抓鱼	55
8. 祸不单行	64
9. 全城通缉	73
10. 守株待兔	81
11. 性命作保	90
12. 进驻东山	99
13. 落 刀	108
14. 冤 案	117
15. 养父审养子	126
16. 线 索	133
17. 扑朔迷离	143
18. 端 倪	157
19. 警匪勾结	170

20. 乱成一团	183
21. 落 网	193
22. 干得漂亮	203
23. 暗藏玄机	214
24. 逃 亡	225
25. 洗脱罪名	235
26. 鱼死网不破	246
27. 免死金牌	256
28. 亲父子	265
29. 追 查	281
30. 新线索	292
31. 杀人灭口	304

1. 第一滴血

今年天气反常，还没到六月呢，就热得天怒人怨。在太阳地上站一会儿，就被烤得脸皮都疼。

大中午，路边没什么阴凉地儿，李飞两道剑眉拧得死紧，大步跨进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办公楼，攥着手机的手青筋暴起，正在给始终“号码无法接通”的搭档拨打第四次电话。

他从热浪糊脸的街道钻进冷气十足的办公楼，满脑门的汗，自己倒是感觉不到热，只觉得那头汗是急出来的。

好在这一次，电话通了。

“宋杨？你在哪儿，为什么不接电话？你前女友来找我，说不知道谁P了张她和别人的不雅照，把你给引走了，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前几天扫毒行动刚扫了个竹篮打水，嫌疑人被保回家，转头就吊死在自家房梁上，以此向他们整个禁毒大队鸣冤示威。这么个节骨眼，有人把宋杨引走了，他的电话还死活打不通，李飞害怕当天跟着自己一起去“探底”的宋杨出什么事儿，差点就要跟上面打报告查定位了。

电话通了，李飞把上楼的脚步又收了回来。电话信号不好，宋杨的声音断断续续，依然精神抖擞皮得很，“跟你说了陈珂不是我‘前’女友，我会把她再追回来的！——我找到照片里的‘男主角’了，看着就不是好鸟，没想到一逼问，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还有大发现！”

李飞靠在楼梯拐角，这时候才缓过神来觉得热，他解了领口的两颗扣子，抻着衬衫给自己“通风”，随着动作偶尔露出一截光滑皮肤包裹的锁

骨，匀称削薄的肌肉藏着属于年轻人的爆发力，此刻处于因为紧张而绷紧到蓄势待发的状态，“你发现什么了？你到底在哪里？”

信号这会儿好了一点，李飞听出宋杨在开车，“这人叫包星，表面经营医疗设备公司，背地里干着贩毒的买卖，想敲诈我十万块钱去买货。”

“你先别动，”李飞意识到不对劲，“一个吸贩毒的敲诈缉毒警要钱去买毒品？！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你先别冲动，我们商量一下——”

“他已经交代了，在南井村有个毒窝，我现在正押着他去南井村。”

“南井村？”

东山是个县级市，归龙坪市管辖，是出了名的邪性地方。临海，沾着珠三角，交通发达，人员复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围着主城区，靠山大大小小的家族式村村寨寨差不多仍旧保持着族长自治的传统，各个村寨门一关，村里亲戚相互勾连，外人进去想摸个门道出来难如登天。

所以一听宋杨说是个村子，李飞眉毛就跳了一下。

“就在北山的养鸡场。”跟李飞从警校同学一直勾搭到参加工作、一起成了禁毒大队的警员，宋杨知道，跟李飞直接说地名不行，他得反应一会儿，得说标志物他才能直观地知道哪是哪。

李飞抖衣服通风换气儿的手停住，眸光猛地一沉，倏然站直了又三步并作两步地快步往楼上跑，“我跟队里报告，多派点人手一起去！”

“不行，你先别说！”电话那边，宋杨不带任何犹豫地拦住他，“不要把这事儿告诉队里的其他人，现在咱们队里除了你我谁也不信。不能再弄得跟上次一样，和尚跑了不算，连庙也让人烧了……等抓到了证据再说！”

李飞迈上二楼最后一级台阶的脚又收了回来。他瞥了一眼队长办公室的方向，办公室门半开着，他们队长正在里面打电话……

李飞黑沉沉的眸子狠狠一眯，顿时凌厉起来的眼角眉梢里透出疑惑来，他死死攥着手机，只犹豫了一瞬，豁出去似的点点头，转头又冲下楼去后院开车，“那你别轻举妄动，等着我！”

那边宋杨催他，“我马上就到了，你要来就快点。”

伴随着最后一个尾音响起的，是尖锐刹车后重物轰然撞击的声音。下一

秒，宋杨话没说完，手机突然断了线。

“喂？喂？！——”李飞愣了一下，他迟疑地把手机拿下来看了一眼，手机上宋杨的名字随着手机断线而由亮到灭，一阵恶寒从脚底蹿起，这么热的天，硬是逼得他生生打了个寒战。

来不及思考更多，他猛地拉开车门跳上去，用平生最快的速度打火挂挡，转眼就把自己的老越野开成了贴地火箭，用最快的速度蹿出市局，消失在了街道的尽头……

往南井村去的路上，李飞再没能打通宋杨的电话。他心脏狂跳，心头不好的预感不受控制地滋长，他越发焦躁不安，通往南井村的山路交错纵横，崎岖难走，他不减速，老越野一路简直恨不得把主人的脑浆都颠出来。他用了最快的速度开车，然而，还是没能赶得及。

宋杨的车停在距离村口界碑不远的地方，车头被撞得凹陷，挡风玻璃上有零星几滴血迹，手机掉在车厢里，可车里不见宋杨。

确切地说——车里一个人也没有。

宋杨说他抓到了那个叫包星的毒贩，可后车门顶部的拉手上只挂了一副手铐，手铐的另一头已经被人打开了。也就是说，有人撞车逼停了宋杨，救走了包星，顺带控制了宋杨。

挡风玻璃上的血来自内部——宋杨受伤了，伤到什么地步，现在怎么样，人在哪里？是活着，还是……死了？

未知的猜测让李飞头皮发麻，后背汗毛都竖了起来。他眯着眼睛抿紧嘴角，盯着挡风玻璃上那几滴血迹，从后腰把配枪掏了出来，目光凛冽地咔嗒一声，子弹上膛，他抬手拉开了保险。

山间不是温室效应重灾区，风是凉的，清风一吹，仿佛就卷起了未知的危险和弥漫在空气中道不明的杀意，一股脑地扑在了李飞身上。

养鸡场外面拴着的大黑背似乎嗅到了陌生人的气味，突然充满警告地狂吠起来，养鸡场里的鸡群受到惊吓，扯着脖子打鸣，扑腾着翅膀乱成一团。

李飞深吸口气，双手握枪，冷定而谨慎地摸进村子，借着矮墙的掩护，

朝养鸡场里面看。可是里面鸡飞狗跳，挡着视线，看不分明。

李飞一手撑在墙头上，纵身轻巧地翻进了养鸡场里面。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往前走，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突然一个人影从养鸡场用来做鸡栏格挡的破塑料布后面一晃而过，李飞屏住呼吸，悄无声息地追着那人影摸了过去。可那影子眨眼间就不见了，李飞追到他消失的地方，却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

破败得不成样子，窗框玻璃碎了用木板勉强挡风，连墙壁都焦黑得看不出本色的小破屋里，离卷着一团黑心棉的斑驳小铁床不远，额角带伤的宋杨被大力胶绑在椅子上缠住了手脚，封住了嘴巴，看见李飞进来，他猛地睁大眼睛，疯狂摇头，被堵死的嘴里发出疯了似的呜呜声。

如果李飞不是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要把宋杨救出来这一件事上，他就能反应过来，当时宋杨所做的一切——眼神、动作、声音，都是在告诉他，危险，不要过来，赶紧走。

可是他满心满眼都是要把宋杨解开，魔住了似的顾不得其他，直到斜刺里早已埋伏好的人冲出来，从后面一记闷棍劈在他脑袋上。就这么一下，来不及品味疼痛和眩晕的滋味便不受控制地仆倒在地，转瞬间两个壮汉飞身扑过来，他咬着牙爬起来踉跄着撞倒一个，却被另一个压死，他不敢贸然开枪，怕惊动村里的更多人，更怕失了准头误伤宋杨，激烈的挣扎与反抗间手枪却被对手夺走，顶在他脑袋上，逼得他一时僵住，双臂立即被另一个人锁死了。

双方照面都没一句废话，李飞被彻底控制住的时候才发出不甘的怒吼，可他已经挣扎不开了。对方显然早有准备，无论是抓他的壮汉还是随后踱步而来的另一个男人，每个人都戴着手套，哪怕抓着他的枪顶着他的后脑，也不会留下一丁点指纹。

照面一看，随后过来的这个，竟然还是个有宿怨的老熟人。

老熟人路过小铁床的时候，笑吟吟地从床上拿起了一个脏污不堪的枕头，李飞被身后的壮汉铁筑似的手臂死死勒着喉咙，缺氧使他极度眩晕，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力，他撑着一口气瞠目欲裂地瞪着缓慢走到他身边的男

人，徒劳地动着嘴唇想说几句能镇住歹徒的话来，却发不出一点点声音，他
不甚清晰的视线里看见老熟人把他的手枪从身后壮汉的手里接了过来，转头
又把手枪摁回在了他手里——可是他开不了枪。锁喉三十秒人就能陷入深度
昏迷，他这会儿强撑着一口气不让自己闭上眼，可却再提不起丁点力气哪怕
动动手指。

可是那人握着他持枪的手，把他的食指钩在了扳机上。

男人抓着他的手，控制着他的手臂举枪，手里的脏枕头摁在枪口上，他
已经模糊的意识隐约感到事情不对，可他来不及做更多的反应，始终在笑的
男人按着他的手，扣了扳机……

打枪的声响被枕头吸收大半，李飞满耳朵尖锐蜂鸣，其实根本听不见任
何声音，可在那个瞬间，他却觉得那两声枪响仿佛是在他脑子里震开的——
就好像是天崩地裂。

血从宋杨的胸口和眉心渗出来，明明隔着几米远的距离，李飞却觉得那
殷红铺天盖地，仿佛罩在了他眼睛上。

他看着他从警校一起出来，这么多年相互扶持，有危险一起闯，有处分
一起扛，有好事一起分享的兄弟，从拼命的挣扎、眼睛里写满强烈的愤怒不
甘和恐惧，到瞪着无神的眼睛死不瞑目，不过就是这么几秒的工夫。宋杨，
这条鲜活的生命，这个他最好的兄弟，就在他眼前，变成了一具冷冰冰的
尸体。

半个小时前，他们打电话，宋杨还说，要把跟他分手的女朋友陈珂追回
来。可现在他再也追不回来了，他的一辈子，就到这里了……

李飞整个人都在抖，他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被勒得濒死才抖，还是跟宋杨
那双死不瞑目的眸子对视才抖，他冷得如坠冰窖，脑子嗡嗡作响，视线模糊
得分不清是泪还是血，怔愣中看着那人又把他的枪扣在自己手里，他这时候
才注意到，原来这个破败的屋子里，除了他和宋杨，柱子上竟然还绑着一
个……

他看不清那人面容，只感觉也是个男的，中年男人把已经有两个弹孔的
枕头顶在了那人的脑袋上，霎时间被绑着的人发出杀猪一样无助惊恐的惨

叫，然后一声闷响，这叫声戛然而止，男人的头深深垂了下去，眨眼就失去了最后一点生命力。

那人连开三枪杀了两个人，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李飞根本来不及反应，只知道双目赤红地拼命瞪着眼睛，他看那混蛋转头又去搜宋杨的身，不能容忍歹徒再去亵渎好友的他这才终于缓过神来，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额角青筋暴起的同时，竟然从缺氧脱力的状态下，硬生生地撑着自己，在身后壮汉的桎梏下站直了！

中年男人摸出了宋杨的手枪，又去解开宋杨手上的胶带。他抓着宋杨的手，如同方才抓着李飞一样，如法炮制，瞄准李飞，露出狰狞的笑——

“你们……你们……啊……啊！！！”

霎时间李飞简直就像是疯了，撕心裂肺地大喊中，强弩之末的他竟然不知从哪里蓄足了力气，电光火石间竟抓着锁喉那人的胳膊，狠狠踩他一脚的同时猛地向前的一个过肩摔！——

他简直就是不管不顾不计后果，疯子似的从那两个壮汉手里挣脱出来，满脑子都是给宋杨报仇的念头，迎着枪口竟然不躲不避地飞身扑向那个杀害他兄弟的凶手。猝然间子弹出膛，他本能地一侧身，子弹打在肩膀的冲击力惯性竟然没能让他停顿一瞬或者后退一步，他速度不减，侧身躲子弹的同时弯腰顺手捞起地上半块灰色砖头，纵身飞跃而起，一砖头拍在了凶手的脑袋上！

那男人痛叫一声，手枪掉落，被就地打滚躲开壮汉攻击的李飞一把抓住，他枪法在队里是有名的，这会儿生死攸关，再没什么要克制着尽量不打枪的念头，抬手就是干净利落的两枪，甚至不用瞄准，全凭手感打出去，那两名壮汉还没扑上来，就已经应声倒地。

男人爬起来试图夺枪，李飞跟他厮打在一起——那根本已经是毫无章法的缠斗了，全看谁的力气更大，谁能撑得更久。缠了一阵，那男人渐渐不是李飞的对手，一声沉闷枪响，子弹从男人脑门打穿了后脑，大量血液染红土地，已经杀红眼的李飞踉跄地从地上爬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已经死了的男人，神经质地举着枪朝他射击，直到枪膛里的子弹打了个干净。手机

铃声从不远处绑在柱子上的那具尸体身上响起，李飞呆呆地望着眼前这一切，才猛地狠狠哆嗦了一下，回过神来，扑到已经死透了的宋杨跟前，伸手徒劳地试图堵住还在从他胸膛的弹孔里汩汩流出来的血……

“宋杨，你醒醒，宋杨！你给我醒醒！你他妈给我醒醒！！宋杨！！！”

一把撕了宋杨嘴上的胶带，眼看着他嘴角有血缓慢落下来，李飞一声比一声喊得撕心裂肺，到后来嗓子已经破音了，尖锐中透着诡异的沙哑，可是无论他再怎么喊，宋杨也不会再给他一丝半点的回应了。

手上从兄弟身体里流出来的血还是热的，可他兄弟的身体已经逐渐变冷了。

宋杨死了。

死在他面前。

再也回不来了……

“宋杨……宋杨！！”

他疯了似的大喊大叫，全然不怕再把谁引来，也不知道自己肩上枪伤疼不疼，伤到什么地步，有没有打到动脉，他就像个受了刺激的疯子，晃着宋杨想让他醒过来。可他怎么都晃不醒，直到他自己失血过多倒在地上，发狂似的喊叫才戛然而止。外面鸡飞狗跳，警笛蜂鸣，似乎都跟他再没了关系……

直到市局禁毒大队的队长、李飞和宋杨的顶头上司蔡永强接到举报带着人一路赶过来，看见这一幕。

彼时刚小心谨慎摸进来的警员们还不知道宋杨的情况，只看他低着头浑身是血坐在椅子上，当即有人招呼同伴，“有警员中枪，快叫救护车！”

蔡永强和警员们朝着李飞和宋杨跑过来，众人慌而不乱地检查宋杨的情况，又有人去搬李飞。意识已经模糊不清的李飞从半昏迷中猛地醒神突然爆发，他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凶悍地抡圆了拳头往抓他肩膀的那人身上打，蔡永强猛地侧头躲开，扳着他肩膀大声喊他的名字，试图让他清醒一点，“李

飞！看清楚了，是我！”

“没有好人！东山没有一个人好……”李飞猛地挣开他，作势起身要逃，被几个警察猛地上前压住。他嘴里神经质地叨咕着，困兽犹斗拼命挣扎间肩上伤口血流得更加骇人，他的不信任写在脸上，直勾勾地瞪着蔡永强，红血丝爬了满眼，眼圈通红通红的，看上去格外倔强又可怜地指控蔡永强，“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蔡永强悲痛不忍的面色中透着古怪，闻言又莫名其妙地皱了皱眉，“李飞……”

染着血的地上，连嘴唇都已经没了血色的年轻警员看着他的队长，他嘴里糊着血，一口白牙上沾着骇人的血丝，却森森地冷笑，“不然你们为什么来这儿？宋杨来这里只告诉了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的！”

“半小时前有人用一次性的手机卡号向110报警，说南井村蔡启荣和蔡启超兄弟俩开的那个养鸡场里有毒品交易，”蔡永强迎着李飞的视线不避不让，也紧紧地盯着他，仿佛在警告、在确认、在疑问似的一字一顿，“报警人还声称——你，李飞，涉毒，杀警。”

2. 原 罪

一切血腥杀戮的起因，都是从一周前那次协同抓捕行动开始的。

两周前，辽宁盘锦公安局禁毒支队破获了一个贩毒团伙，起获冰毒一公斤，追查毒品来源的时候，毒贩供述，这是他们两个月前在东山购买的。可是再问更多的信息，两个毒贩也说不清楚，只能说出交易地点，可交易地点不是制毒贩毒的窝点，随时随机改变，并不能因此找到更多线索。至于上家，两人能答出来的，也就只有两个交货人的外号——一个叫王二，一个叫黑豆。

除此之外，他们对东山这边掌握的所有线索，就只有一条归案毒贩跟交货人的电话录音。

一公斤冰毒在当地不是个小数字，盘锦公安下令追查，禁毒支队的姜大队长亲自带队，领着他们的周副支队跟另外两个老缉毒警来到东山，带着各种审批文件，直接找到了东山市禁毒大队。

当时蔡永强亲自接洽，但那天晚上有跨市的抓捕行动，蔡永强着急要走，就安排了李飞跟宋杨协助办案。

好巧不巧，那个诨号叫“王二”的人是谁不知道，但李飞对“黑豆”这个名字却多多少少有些印象。

他记性好，头脑活络反应极快，身手是他们队里数得着的，除了偶尔要点小聪明脑门一热就容易冲动自作主张外，再没什么大毛病了。不过说来说去，他遇事冲动的这毛病，是他们大队长蔡永强最消化不了的。

蔡永强在禁毒大队待了这么些年，什么样的警员都接触过，早也看多了见惯了，平心而论，他欣赏李飞浑身锐气的机灵劲儿，但也有意磨磨他的锐

气。自从李飞上次跟他正面杠过之后，他就有意冷着李飞，队里的大行动几乎不让他再参与，赶上今天，蔡永强亲自带队出警，遇上盘锦的姜队他们过来，也就理所当然地把李飞跟宋杨一起留在队里搞接待，走之前交代了一句，“好好接待盘锦来的同志，有问题打报告，不许擅自行动。”

李飞当面答应得好好的，但从盘锦来的姜队手机里听见那段录音，又知道了毒贩绰号之后，就有点坐不住了……

对这个“黑豆”他心里多多少少有点谱儿，但不敢确定，所以不好明说，只跟宋杨说了让他先招待盘锦来的“友军”去吃顿饭，他让姜队把录音发到了他手机上，只说去去就回，转身就出了市局。

东山以河为界，市区内东西南北划出了四个行政区域，跟市局隔了一条河的对岸就是河西区，李飞出来的路上在水果超市买了几样水果，开车不到二十分钟，沿着河一直往南，在临近工业片区的一排七八十年代的低矮围墙和陈旧平房夹出来的小巷路口把车停下。

沿着脏乱破败的巷子一直往里走，在沿河一个板材破烂看上去风雨飘摇的小窝棚前，李飞停下来，撩开因为格外潮湿而十分沉重的薄门帘，往里面看了看，“林老师，在吗？”

十分寒酸破烂的窝棚里没人，倒是不远处垃圾桶边衣着褴褛的干瘦老人闻声回头，看见正好也望向这边的李飞，苍老干枯的手从正在翻找废品的垃圾桶里收了回来，“是小飞啊，你怎么来了？”

李飞把水果放进林水伯栖身的窝棚里，从根本直不起腰来的屋子里出来，朝慢慢往这边走回来的老人迎了上去，“林老师。”

“说了多少遍，不要叫林老师了，叫水伯就好。”虽然衣衫陈旧破烂，但老人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精神头很好，被李飞撞见自己翻垃圾桶捡垃圾的样子也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局促，安然地在窝棚外面地上一个塑料盆里洗了洗手。他双手有一点神经性的哆嗦，但洗手的动作却格外仔细，起身的时候了然地问李飞，“这个时候突然来我这，你是有事？”

母校当年教书育人年年评先进的老教师，如今就落魄到了这个地步，李飞心里唏嘘难过，不肯改口，也不兜圈子，爽快地笑笑，直截了当地对老

子说：“林老师，我有点事情想请您帮忙。”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林水伯摊摊手，示意李飞看看如今苟延残喘似的自己，“能帮你什么？”

李飞嘿嘿笑了一声，拿出手机，找到了刚才姜队给他发的那段录音，“您就帮我听段录音就行。”

略显嘈杂的背景音里，在经过了夹杂着零碎动静的沉默后，一个带了些广东腔的中年男声响起来，“‘报纸’带了没有？”

——开头刚听了个“报纸”，林水伯原本浑浊懈怠的眸子就微微凝了一下。

所谓的“报纸”，是东山这一带毒贩们常用的暗语，通常指钱。

林水伯不动声色地看了李飞一眼，心有计较中，录音里的对话在继续。回答这个广东音的是个年轻的东北腔，“带了。三儿，快。”

从录音能听得出他们交易的地方是在车里，点钱和开关车门的动静过后，那个年轻的东北腔带了些犹豫和不满，“朋友，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

“行情涨了，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我不会坑你。”录音里的广东男声不以为意地回答，“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咱两清了啊。”

这时车里似乎有手机的震动声，片刻后，另一个广东口音低沉地响起来，是在叫他的同伴，“走了。”

又是一阵开关车门的声音，汽车从打火到远去，周围嘈杂背景音大了起来，显然已经下车被留在原地的两名东北毒贩中，另一个声音听上去十分不满的东北汉子说：“妈的，哥，咱是不是被坑了？”

之前让他拿钱的东北男人也是不快地哼了一声，“怎的，有本事你追上去啊！小子哎，咱这是在人家的地盘，为了千把块钱把命丢在这你犯得着吗？叽叽歪歪的，这点货咱弄回盘锦少说也能挣这个数。哎哎哎，把那玩意儿关上……”

录音到这里戛然而止，李飞握着手机，“林老师，里面的声音有您熟悉的吗？”

苍老落魄的水伯微微垂着眼，从身上掏出烟盒，用微微打着战的手指捻

着烟纸，从烟盒里小心地倒出一点烟丝，慢慢卷了颗旱烟，借着李飞递过来的火点着了。他始终没抬头，一颗烟抽了快一半的时候，敛着的眉才缓缓地抬了抬，仿佛拿定了主意似的，终于看向李飞，声音里半点疑虑都没有，“刚开始那个声音是林胜文的。”

这么一说，就对上了。

李飞正色地向林水伯确认，“您确定？”

“肯定没错，”林水伯笃定道，“他原来也是我的学生，又是同村，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水伯当年有这个本事，上百个学生我不用见人，凭声音就能认出他们是谁。”

林水伯这绝活儿李飞是知道的，要不他今天也不会来。他心跳如擂鼓，进一步问道：“这个林胜文有没有什么绰号？”

林水伯叼着烟深深吸了一口，缓慢而肯定地回答说：“有。我记得是叫黑豆。”

“林老师，谢谢您！”林水伯的答案跟李飞的猜测严丝合缝地对上了，李飞着急回去办案，道了谢转身要走，刚挪了一步又突然想起什么，倏地转了回来，“林老师，您有没有办法帮我确认一下，林胜文今天晚上在不在家？”

“这个我就真帮不了你了，”林水伯苦笑着摇摇头，“村里把我赶出来，是决计不会允许我再踏进塔寨半步的。”

当地林氏一族聚居的塔寨是东山有名的村子，一向最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政治建设都搞得有声有色，是那种每每都要被市里省里领导拿出来立典型树标杆的先进村。塔寨是当地林姓家族的聚居区，族长即村长，治家极严且规矩死板，他们林氏的人一旦犯了大错被逐出村子，就是这辈子都不允许再踏足塔寨一步。

李飞也是因为事涉塔寨，不敢贸然行事，才特地跑来找林水伯确认的，如今答案再清楚不过。他沉吟一下，也不多做纠缠，点点头，“林老师，那我先走了，您保重，改天我再来看您。”